



开场白

我今年虚岁92, 体征各方面都差了, 但脑子还会想出一些名堂, 手还能握笔勾线, 闲不住, 想出一个题目: “走街穿巷忆旧事”, 一图一文, 再到《夜光杯》占一只角, 混一阵。

我是个文化程度不高的文艺饭的人, 由于脑子里储存的只有社会底层人的事和物, 所以只会画这一方面的现象及故事。然而由于当时未曾料到日后会依此从业, 许多事情只在眼前晃过而未深究, 所以在这里说的画的有误差或不具体清楚之处, 恳请知者纠正。

十六铺

十六铺是旧时上海的重要地区, 此处有走海洋长江的轮船码头, 是咸鱼行的集中地, 又是法商的几路有轨电车的终点站。此处紧挨中国地界, 以铁栅为界, 北面是法租界, 南面是华

界, 招商局码头在法国人的地界, 在中国人地界的是大达码头。朝里走几条小马路上, 一色的咸鱼行, 到中华路是中国地界了, 就是旧称的南市。十六铺最热闹忙碌是早晨, 天还未亮时这里已人群聚集, 摊贩到鱼行进货, 称手报重量的叫声, 摊贩的讨价还价的争吵声, 头班电车叮叮当当的击铃声, 乱轰轰闹成一片。待天一亮, 摊贩办妥妥当散去, 鱼行完成一天的营业, 洒扫各自门前的咸鱼流下的污渍, 这一片复归于平静。我怎能见此情景? 我父亲是咸鱼行的职员。往日上海滩鲜咸鱼货两处集散地——杨树浦鱼市场码头、十六铺码头不知依旧如故否?

话说1860年春, 英法联军战舰和运输轮船陆续驶达上海集结, 随即开始第三次北犯。一个多月后又先后占领大连湾和烟台, 完成了对渤海湾的封锁。美使华若翰和俄使伊格那提也夫也随同北上, 先后赶到渤海湾。他们表面上仍伪装“中立”, 担任“调人”, 而暗中与英、法互通信息, 竭力怂恿英、法打仗, 从中取利。当时负责天津海防的僧格林沁, 自上年大沽获胜后骄傲轻敌, 为了让英、法等国公使从北塘登陆进京“修约”, 除在北塘敷设地雷外, 竟尽撤该地防务, 专守大沽口, 给了侵略军登陆作战可乘之机。8月2日, 英、法军舰30多艘, 陆战队5000人在未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 顺利登陆, 并占领北塘。接着, 后续部队相继登陆。北塘失陷为海口防御造成极大缺口。但咸丰皇帝这时为了集中全力镇压太平天国, 对外仍力求苟安妥协, 于8月3日起, 屡次谕令僧格林沁等: “不可因海口设防严密, 仍存先战后和之意……总须以抚局为要。”“不可贪功挑衅, 致误抚局。”8月4日, 侵略军2000人侦察通往大沽的道路, 与清军发生遭遇战。8月12日拂晓, 英法联军一万多人从北塘出发分路猛攻新河和军粮城。9时, 清骑兵2000人勇敢冲锋反击, 但最终全军覆没, 新河、军粮城失陷。8月14日凌晨, 联军由新河向塘沽逼近。塘沽与大沽相距8里, 仅一河之隔, 是大沽北岸炮台侧后的重要屏障。清军由副

走街穿巷忆旧事

贺友直 图/文

编者附言: 贺友直先生的新专栏今起与读者见面了, 我们特邀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教授撰写解读老上海市民生态的系列文章, 以供读者延伸阅读。

大沽口和张家湾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的中英海战(四十九)

纪连海

都统克兴阿、侍郎文祥等率部驻守, 连同从新河撤来的马队, 总兵力约3000人。凌晨6时, 联军抵塘沽近郊。7时半发起总攻。守军发起反击, 奋力抵抗。双方激战两小时, 守军伤亡很大, 力不能支。9时半, 塘沽失陷。8月18日白河两岸的大小梁子亦告不守。至此, 英法联军一方面从北塘将军舰集结到大沽口外, 另一方面从陆路攻打大沽口后面, 水陆夹击, 致使大沽炮台腹背受敌, 于8月21日失陷。24日, 联军占领天津。清军退守张家湾、通州一线。八里桥位于北京城东20余里, 是由通

州入京的咽喉之地。1860年9月9日, 联军向通州推进。17日, 英法联军先头部队即奉令自河西务推进到位于通州东南约二十里处、同是京城重要屏障的张家湾。18日中午, 联军即向张家湾阵地发起攻击, 僧格林沁挥军抵抗, 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当僧格林沁调派的马队抄袭敌人时, 联军炮队突然发射火箭数百枚, 以致初遭遇炮火袭击的马队惊慌, 回头奔逃, 冲击部队, 清军阵势顿时混乱, 马步兵乱作一团, 纷纷溃退。僧格林沁部退守八里桥, 驻守通州的绿营兵也随僧军撤走, 以期在八里桥重新布防, 挡住联军西去之路。英法联军占据张家湾后, 又十分顺利地占据了通州城。

排好了, 注定要让我遇到古琴的。我发现, 在我北京的住所旁边就有一所古琴馆, 我用我有限的汉语和英语表达想学习古琴的意愿, 琴馆的老师被我这个年纪轻轻的外国人对古琴的热爱和执着感动了, 在我回法国之前仅剩的半个月里, 给予了我最大的帮助和学习上的启蒙。回国的日子一天天临近, 而我对古琴的热爱不减反增, 我最终还是下定决心, 买了一把价格不菲的古琴带回国, 对一个学生来说, 这不是一笔小数目, 尽管当时我并不知道法国哪里可以找到老师继续学习。回国后, 我一直在备战法国“高考”, 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没有任何时间去学琴。巧的是, 我那时的中文老师认识我现在的古琴老

买把古琴回巴黎

西蒙·德比埃(法国)

师 Luca Bonvini, 我开始跟着他学习, 我对古琴所有的深入认知都是从他那里学到的。Luca是个非常棒的老师, 他师承中国非常有名的古琴传承人吴文光和李祥霆, 并且具有20多年古琴弹奏经验, 我觉得自己很荣幸能跟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老师学习。从第一堂开始 Luca 老师就让我读一些关于古琴方面的文章, 从这些书籍和他本人身上, 我慢慢了解到, 古琴绝不仅仅只是一件乐器, 它代表了更高层次的自我修养, 是中国古代文人贵族的艺术, 具有深厚的文学、历史、哲理性。如今, 古琴成了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古琴改变了我, 给我的生活带来不同寻常的意义, 给我的生活增添了光彩, 帮助我正视自己的内心, 让我在纷扰的世界里找到一种平衡, 我知道不论发生什么, 古琴永远会在那里陪伴我, 给我温暖。 明刊《卖艺“初体验”》。

夜光杯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彩虹

这里是旧金山的卡斯特罗, 我在被称为同性恋世界首都走来走去。看见无数优雅小店, 趣味迷人的咖啡店, F号古老街车震天动地地驶过1883年的复古木楼。成衣店的陈设风雅温情。彩虹旗高高飘扬在米尔克广场上空, 映照在双子花园酒吧的大玻璃上。堪称漂亮优美温柔的男人们将咖啡店挤满了。男人们干净优雅, 男人们将窄街上的爱德华式木楼打扮出精致又忧伤的复古情调, 满街有异样的浪漫。男人们以一种轻盈地夹紧手肘的步态走过阳光之地, 细细望去, 四周皆是精致的爱男人者。他们创造着一个在我看来很像巴洛克的世界。这才忽然发现, 自己在这里就是一团彻底的空气, 我有着的是一无用途的性别啊。有一件算是大同, 有些窗上放着支持奥巴马的标语。

说到不同时间、不同地段、不同行业的上海不同风情: 大小月底街上多烧纸笔, 早起七八点钟街口多马桶, 毛儿戏馆多喝彩声, 酱肉酱鸭多陆稿荐, 牙粉香油多日本货, 茶食多稻香村, 香粉多戴春林, 剪刀店多张小泉, 袜店多宏茂昌, 天妃宫多杂货摊, 水仙宫多求仙方, 弄堂口水果多推。吴趼人是有心人, 观察细致, 描写到位、生动。一百多年中, 上海城市范围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 职业品类、分布场所人们的衣着习惯也有所变化, 但他描写的上海市井百态大体没变。

老上海移民中还有数量可观的外国人,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六七万人, 最多时超过十五万人。他们来自欧洲、亚洲与北美洲几十个国家, 起初以英国人为多, 后来以日本人为多。他们将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带到上海, 英国人的傲慢, 法国人的浪漫, 犹太人的精明, 德国人的精致, 日本居留民的团体意识, 印度红头阿三的强横态度, 白俄的贵族气质与吃苦耐劳; 英国、法国的大餐, 德国的啤酒, 俄罗斯的罗宋汤, 意大利的面条; 还有西方人喜欢的赛马、田径、篮球、足球、板球、话剧、交响乐……于是, 上海又成为中外文化汇聚、混杂、交融的地方。

五方杂处与中外混处, 使得近代上海社会文化变得不南不北、亦南亦北, 不中不西、亦中亦西, 中国南北各地文化在这里汇合、交流, 世界东西文化在这里汇合、交流, 从而产生出被近代人称为四不象的上海城市文化。外国总会、租界公园、租界跑马厅是主要外国人的天地, 舞厅、溜冰场、运动场、游泳池、酒吧、咖啡馆, 不是穷人敢问津的。穷人也有自己娱乐的地方, 露天舞台、江北大世界、沪西大世界、新闻路酱园弄口的露天游乐场, 都是穷人的乐园。

近代上海城市体量特大, 其人口一度是广州、北京、天津三城市人口的总和, 文化聚合功能特强, 移植到这里的外国文化会变异, 移植到这里的外地文化也会变异。京剧到这里变成了海派京剧, 有机布景, 连台本戏, 越剧到这里变成海派越剧, 较先前的嵒县落地唱书更加委婉优雅。各种饮食文化到这里也会随着市场的需要而发生变化, 川湘菜变得不那么辣, 粤菜变得不那么油, 宁波菜变得不那么咸了。上海城市变成了大熔炉, 变成了各地文化都能在这里找到生存空间、又都会在这里得到发展的地方。

卖饼人

美芳子

宋时有人以卖饼为生, 以吹笛为乐。每日仅得一饱资, 即归卧其家, 取笛而吹。其邻有一富人, 见其不贪, 欲让他理财, 便力劝说: “你卖饼苦, 何不易他业?” 其人说: “我卖饼甚乐, 易他业何为?” 富人说: “卖饼固然很好, 但囊中不余一钱, 不幸有疾患难你, 你依靠什么?” 其人觉得有些道理, 便允下来。富人给他一千缗做本钱, 钱一入手, 从此不闻笛子声, 但闻算盘珠子响。一月有余, 其人大悔, 急取本利一并还给富人。再去卖饼, 这则故事见宋代施彦执《北窗炙》, 书中记载不少闻巷传闻, 反映底层百姓真实而有趣的生活。这位卖饼人的人生态度有可取之处, 不给自己施加压力, 只求温饱, 乐在当下, 过得开心, 活得潇洒, 颇有禅者之风。当然也有以赚钱为乐的人, 另当别论。



忆老师说史

十日谈

幽幽七弦情

